

试论新国际环境下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李伟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中阿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均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和平崛起,越来越与世界休戚与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外延不断扩大,加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矛盾更趋错综复杂,局部动荡不宁,但发展民族经济仍是各国的根本目标。阿拉伯世界正进入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来自美国和本国内部巨大的改革压力。新形势下,美国的因素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走向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整体安全形势、中阿关系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现实和长远利益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因此,要以适应时代变化的发展眼光关注和研究中阿关系,为现有关系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关键词 新形势;美国因素;中国;阿拉伯;关系

作者简介 李伟建,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室研究员(上海200040)。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both China and Arab World are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new global circumstances. With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China shares weal and woe with the whole world more and more, participates the world system more deeply. And also, her extens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s broade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s becoming more complicated, parts of the area full of turbulence and unrest, although, it is still the ultimate goal of each country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Arab World is entering the key period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and confronted with huge reform pressure from internal society as well as from U.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he U.S. element and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s in China's neighboring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overall security situation, Sino-Arab relations, and China's existing and long-term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fore, we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no-Arab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ing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ing time, and add new intentions and vitalities to this relationship.

Key Words New Circumstances; U.S. Element; China; Arab World; Relationship

近年来,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和曲折与深化并存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不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中阿各自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对中阿内政外交产生深刻的影响。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同时通过持续不断的外交努力,也为自身发展赢得了较为良好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的发展总体上对中国有利,中国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然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拉伯世界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至今仍处于弱势地位。“9·11”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恶化。随着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阿拉伯世界不断面临着来自美国的进行民主改革的巨大压力,未来的发展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阿拉伯世界虽然面临各种挑战,各国求稳定盼发展的愿望却依然十分强烈,发展民族经济仍是各国的根本目标。

中阿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阿应共同努力,在维护传统友谊及符

合各自国家利益、安全和适应形势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利益共同点,从而推动双边关系向更稳固更富有实质内容的方向发展。

—

中国经历了25年的持续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后,中国仍将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和平崛起”。作为“和平崛起”的重要内涵之一,中国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界定与新世纪中国的三大任务紧密相关。这三大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其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是其他两大任务的保证。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振兴民族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将成为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其他各领域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都必须以这项核心利益为基础和前提条件。^①今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

^①黄仁伟:《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增刊,第25页。

策也将围绕这一核心利益展开，把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保障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放在突出位置。

这些年来，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组合模式不断涌现，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体系，“中国人民做出的最重大战略选择就是接受经济全球化，而不是脱离经济全球化。”^①随着中国越来越与世界休戚与共，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会不断扩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保持国际环境的持续和平与稳定，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宗旨，其他所有的原则都是从此出发，同时又服从并有助于增进这一宗旨；第二，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以有利于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环境为基本目标，以更加积极地调整大国关系、争取大国认同与邻国支持为主要内容，增进与大国间的基本互信及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努力消除一些国家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型国际关系；第三，努力使国际合作成为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方向。同时，稳步推动政治多极化的发展，积极维护联合国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内的大国合作，参与解决多边安全问题，向世界证明我国致力于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的诚意，并展示我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作用；第四，强调未来国际关系将越来越体现为一系列共同利益的结合。奉行建立在多种文化、多种社会制度、多种经济长期共存基础上的国际观和全球观。

上述外交思想也体现在中阿关系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中国利益对外的不断延伸，以阿拉伯世界为主体的中东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已具有特殊重要性，主要表现为：1. 中东成为我国大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2. 中东石油关系到我国的能源安全；3. 中东是我国商品和技术出口的潜在的大市场；4. 中东国家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可借重的政治资源。其中，中东地区作为我大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主要能源供应地对我国际战略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双方互相依存

^①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之大国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载《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2005年9月/10月号。

度不断增大。

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中东、派出中东特使、与埃及、沙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立“中阿合作论坛”、“中国 GCC 能源合作论坛”以及就建立“中国—GCC 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等一系列外交行动均反映出中国一方面希望为中东稳定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尤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目前我国已与沙特、阿曼、也门、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签订了长期进口原油合同，总量占我国进口原油的40%。我国还与苏丹、科威特、伊朗、沙特、阿联酋、阿曼、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在石油基础设施建设、油田勘探开发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主要方式包括直接贸易、上游合作、工程承包和共建炼油厂等。“9·11”事件后，阿拉伯世界出于对美国推行的旨在改造阿拉伯世界的中东新战略的疑虑，同时也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过分依赖西方大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开始把眼光转向东方，一些产油国提出“能源东向”的合作战略，通过扩大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石油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实现石油勘探、开发、生产、销售体系和市场流向等方面的多元化，此举除了经济安全考虑外，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图，即借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力量，牵制美国的霸权行径，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从目前情况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国际环境下，相对于其他各方面的发展而言，中阿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并且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他如政治、安全、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且双方对推动此类合作也抱有极大热情，但总体上步子还不很大。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能源合作才是真正的共同利益所在。其他方面，双方还未找到真正的利益切合点，或者说还不是双方共同迫切的利益所在。毋庸讳言，这些年能源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能源资源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中国“要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对国际能源的依赖已成为一个基本事实和趋势。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及对石油安全的考虑已

成为中国寻求海外石油供应的两个最大推动力,阿拉伯石油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石油紧缺状况也引起全球关注,世界主要产油国都很看重中国这个消费快速增长的石油市场。对急于扩大石油出口市场的阿拉伯产油国来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更具吸引力。众所周知,阿拉伯重要的油气供应国几乎都是以“油气立国”的。对它们而言,石油的“供应安全”与消费国的“需求安全”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因此,它们对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具有巨大潜力的石油消费市场且对进口中东石油持积极态度的中国,怀有极大的兴趣,希望在能源领域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这种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合作既是互利共赢的保障,也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中东石油是中国进口能源的重要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能源合作也只是中阿关系的重要内涵之一,而不是全部内容。我们从中阿能源合作的成功中得到的启示是,中阿关系要实现全面、牢固的发展,必须将这种关系建立在符合双方利益基础之上。中阿在其他合作领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在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双方关系很大程度依然建立在传统的友谊及对一些国际事务的传统看法上,传统的观念和战略思想仍有很大惯性。这些传统的关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并且将越来越受到各国所面临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如中东是中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是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所在,但一些阿拉伯国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共同的利益,而是担心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到阿拉伯市场可能会损害当地的民族工业。

二

与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形成对照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也是新形势下中阿关系面临的一个新现实。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将对中阿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当前,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不稳定主要由两方面的问题引发:一是持续已久、至今悬而未决的地区热点问题,如巴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等;二是近年来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两者既有各自的

发展规律,又互相作用,给本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以色列则借机打击巴勒斯坦反以势力和伊斯兰激进组织,激化了地区矛盾,导致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和激进民族主义抬头,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随之渗入。伊战后,美国既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也难以从困境中完全脱身,伊拉克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阶段,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新的动乱源。

第二,美国推出旨在改造中东的新战略,这一战略倡导基于军事实力与道义目标的外交政策^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强调军事打击恐怖主义,不惜发动战争来终止一些国家对所谓的恐怖主义的支持;二是推动民主化进程,试图用所谓的民主政权取代暴政和极权。随着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其中东政策的显著变化是,一直被美认为是促进地区稳定力量的阿拉伯极权主义政权,现在却被当做主要威胁。通过迫使这些“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或根本缺乏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来遏制中东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已成为美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中东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是美重新调整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新支点。我们看到,“9·11”事件后,一些原先被认为是美国中东盟友的阿拉伯“温和国家”,在其新的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了。

第三,阿拉伯国家虽对美国的新战略怀有抵触,普遍持不信任态度,且认为改革只能根据阿各国意愿和发展现状循序渐进,但来自美国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实际已触动了阿拉伯世界向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敏感神经。目前阿各国大多处于现代化的转型初期。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涉及到社会诸方面变革的动态过程,首先需要的是文化转型。传统的文化需要通过转型来获得新生,进而继续发挥其强大的行为规范功能和价值认定功能。长期以来,阿各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方向和发展模式。世俗民族主义过去提出的西方化发展模式由于忽视了现代化进程所赖以运行和发展的人文背景和伊斯兰传统文化对各国政治、经济和技术行为的影响而已被证明不能成功,而一些伊斯兰学者又过多地强调伊斯兰国家的特殊性,过多看重国

^①汤姆·巴里:《向美国外交政策新大战略过渡》,载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2004年12月13日。

家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文化、历史、民族传统等非经济参数的作用，因而在强调或纠正西方理论的局限时矫枉过正。至今，阿拉伯世界再次开始探索改革之路，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只是由于美国的介入，这一过程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四，许多阿拉伯国家依然为应对全球化而困惑。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将融入全球化浪潮视作追赶现代化的过程。对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而言，这首先是一个确立对世界制度的感知和明确地向着接受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发展的社会发展过程。阿各国在“紧张地”关注全球化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注其消极影响，“感受到文化侵略和统一各国特性和文化这一霸权企图，承受着全球化的大部分消极影响”^①。这种价值判断直接影响了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对策。使得阿拉伯国家对于全球化给社会、政治、价值观等文化层面带来的冲击明显准备不足。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传统价值失落问题至今仍困惑着阿拉伯世界，也制约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

尽管如此，这些年来阿拉伯世界也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积极变化。

第一，稳定巴以局势的外部条件日趋成熟。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希望巴以早日实现和平。各国舆论普遍认为：军事手段没有出路，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条件下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途径。中东各国盼稳定求发展的愿望强烈，对解决巴以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趋于理智和现实。在当前国际反恐形势下，阿拉伯世界对巴自杀性爆炸保持低调，极端主义声音趋弱。和平力量开始上升，支持巴以和谈甚至一揽子解决阿以问题的呼声日高。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中东地区原有地缘政治含义已发生变化，各国都将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首位，根据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协调与巴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它们希望早日实现中东和平，发展地区经济，跟上全球经济发展步伐，不希望中东问题久拖不决而延误发展时机。目前，中东地区虽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但维护正当权利、发展民

族经济仍是阿拉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目标和当务之急。近年来，要求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呼声。

第三、在伊战后中东出现新的动荡形势下，阿拉伯国家积极调整政策，主动缓和对美关系。埃及、沙特等国积极推进本国的政治改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在失去伊拉克缓冲后，主动采取退守政策，缓解了来自美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中东地区以国家形态与美对抗的局面基本消失。而美在伊拉克受挫后，客观上又不得不调整其中东战略及巴以政策，以安抚周边国家，在中东问题上将更多谋求与联合国和其他大国合作，国际社会的介入，总体上将会有利于中东局势的稳定。

第四，阿拉伯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关注中国。伊战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备感失望，彼此矛盾加深，而对中国的认同感和期望值不断增加，尤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兴趣日增，对中国的崛起普遍投以赞赏和期待的目光，为中国喝彩，希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中国加强交流合作，也希望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注和它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密切相关，为中国推进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和睦邻友好的大周边外交提供了良机。

三

中阿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冷战后，中国调整了对外战略，其外交重点放在了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上，尤其注重中美关系的改善，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因之下降。中国实际上承认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从而采取了“总体超脱”的中东政策。虽就前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而言，这一政策是务实的，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总体上也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但客观结果却导致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影响力的下降。此外，美国以防武器扩散为由制订的某些政策，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国与一些阿拉伯国家正常的军事贸易合作。这几年，美国在反恐、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也可能对中阿关系提出新的考验。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掀风浪。它认为，中国目前对美的挑战在世界上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即亚洲，拉美和非洲，而下一个可

^①参见阿盟秘书长阿慕尔·穆萨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全球化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载《阿拉伯人之家》2002年9~10月号。

能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的地区便是中东。这是因为：1.中国在中东寻求自然资源的努力被认为有可能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2.阿拉伯世界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兴趣日浓，认同感增加。美国认为，效仿中国的模式可能会阻止美在中东的民主进程。

事实上，中国不会也根本没有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的意图，但我们不反对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这也是阿各国对中国发展的兴趣所在。但由于美国意欲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战略，担心中国的这种软力量可能会损害美国当前在中东推行民主制度这一重要政治利益，因而会对中阿在政治文化和民主改革等方面的交流怀有戒心，甚至有可能加以阻挠。

“9·11”事件后，反恐和防扩散成为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寻求同中国合作的重要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愈来愈将“反恐”和“谋霸”结合在一起；美国已将反恐目标集中在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地陷入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之中。这增添了中美合作“反恐”的复杂性，处理好了可能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利，处理不好，也可能被美国拖下水，损害中国与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另一方面，“9·11”后中东地区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借反恐和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对阿拉伯国家施行打压，并在中东事务上继续采取双重标准，引起阿拉伯世界极大不满，也为中国开展更为活跃的中东外交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从伊战后看，美国虽仍独霸中东事务，但也正遇到各种麻烦。美国要实现其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目标，势必被牵制住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甚至有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事实上，不管形势如何发展，美国都不可能在中东一手遮天，它仍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在中东始终会有中国开展积极外交活动的余地。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美国因素在中阿关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影响。中美之间确实有许多分歧，阿拉伯世界与美国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但同时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交

织，不是一种简单的和绝对的对立关系。过去，中美处于对抗状态，许多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盟友。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世界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对美关系仍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美国目前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建有军事基地，阿拉伯国家虽然不满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但对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仍抱有很大期待。对中国而言，虽中美之间问题较多，但合作仍是主流，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美国始终是中阿关系中不可回避的因素，三边关系是有分歧、有斗争，也有合作。处理好了可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反之就会对双边关系形成制约。

四

对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提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提出如下建议：

1. 应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东国家振兴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以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为重点，加大同中东国家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力度，全面提升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水平，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增加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通过增加投资、尤其是对能源领域的投资，改善与中东国家的贸易状况，确保我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合作的持续平衡发展。鉴于中东政治与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在大力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维护地区局势稳定方面，中国也应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

2. 鉴于阿拉伯世界内部目前尚缺乏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整合，各国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较大，因此，除通过中阿论坛和GCC等双边交流机制继续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外，更应注重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要加强对阿拉伯世界的国别研究，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发展双边关系。目前关系发展较好的都是双方贸易交往占前几位的国家。有些阿拉伯国家至今对中国还很不了解，应通过加强更富有实质性的双边关系来推动中阿整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3. 针对当前不少阿拉伯国家在政权交替时政坛新人对中国了解不多或不够重视的情况，重视做好新生代领导人的工作。邀请他们访华，为未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下转第52页）

尼斯的合并均未成功。而卡扎菲长期以利比亚的“九·一革命领导人”自居，对外“输出革命”，反对西方强权和美苏霸权主义，支持各国“革命运动”，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屡屡采取激进手段。但几十年的事实证明，追求阿拉伯统一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输出”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使利处境孤立，并遭到西方和联合国的制裁，经济也大为滑坡。铁的事实使利比亚认识到，只有认同当前的国际秩序现状、跟上时代的发展，以和解取代对抗，才能使利绝处逢生。于是，利以突然的方式显示了其外交趋于灵活和务实，由传统的理想主义、激进主义骤然转向现实主义。

2、利比亚外交的重心出现转移，由阿拉伯世界转向西方国家。利是一个地处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卡扎菲上台后长期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事业，这是利的外交重心。而当利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几次“合并实践”相继失败后，利将外交重点放在了非洲大陆，它积极参与非洲统一事务，呼吁非洲联合，倡导成立非洲联盟，借此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利的非洲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1998年，“非统”组织率先解除了联合国对利的国际制裁，2002年非洲联盟取代了非统，非洲联合向前迈出历史性步伐。但非洲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状，联合行动进展并不快，因此，利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开始通过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来改善自身国际处境，将外交重心转向了西方

国家。

3、利比亚的国家安全观发生变化，由以实力求安全转向以合作求安全。利长期通过政治、军事对抗西方强权和美国霸权来追求国家安全。但事实证明，这种安全战略带来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国际制裁下国内经济的每况愈下，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利逐渐认识到，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与西方开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但可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而且能够带来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使利可以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4、利比亚的国家利益观发生转变，由谋求集团利益转向关注自身利益。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多年来，利一直追求阿拉伯统一，热衷于对外“输出革命”，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与不少国家关系交恶。冷战结束后，利又将重点设定在非洲，不仅没有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反因对外援助背上了包袱。在国际形势趋缓和经济全球化加快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利也终于认识到应充分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当前，利吸取了历史教训，正致力于推动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试图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以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最大程度地谋求其国家自身利益。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杨 阳）



（上接第9页）牢固的政治基础。同时可更多地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地方一级的互动交流和更多的项目合作，增加新闻、文化团体、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4. 加强与阿拉伯国家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交流改革的经验教训，与阿各国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同时，鼓励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企业到局势相对稳定、条件较为成熟的阿拉伯国家

投资或合资办企业。强化双赢及共赢意识，既要赢得市场，也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如帮助培训人才，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大型项目可适当提高阿方管理人员及劳工的人数比例，以增加当地人员的就业机会等。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